

第47
山西地方戲曲叢書

楊府送印

(中路梆子)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楊府送印

趙步顧
李登午
沈

溫明軒
沈毅
毅

整理
執筆

人物：	穆桂英	佘太君	八賢王
	寇准	楊洪	思鄉郎
	還鄉女	四將	四女將
	四男將	四龍套	

〔佘太君上。〕

佘太君：（引子）疆場洒遍楊家血，換得个滿門忠烈。（詩）忆昔全家投宋王，累年轉战边塞长，但愿四海干戈靖，从此黎民享安康。——老身佘氏，自从举家投宋以来，忠心保国，威鎮边疆，才使得宋室江山，安然无恙。只可怜我楊家老老少少，为国捐軀，一个个战死沙場，独留下老弱孤寡。撫今追昔，好不伤感人也！

（唱）思想起当年把宋投，

七郎八虎闖幽州，
只杀得胡儿望风逃走，
七杆枪两口刀神鬼皆愁。
金沙滩双龙会一場战斗，
那一陣只杀得遍地血流。
誰料想潘人美暗下毒手，
通番邦与楊家做了对头，
众孩儿奋战死不見尸首，
两狼山困令公一命罢休。
死的死，休的休，
只剩下延景守洪州。
到如今天波楼光景如旧，
当年的威风不再留，
这真是思往事不堪回首，
孤儿寡母两地愁。
但愿得从此无爭斗，
黎民能度太平秋。
幸喜得孙媳妇怀下楊門后，
免得我老来泪常流。

〔楊洪上。〕

楊洪：（念）历代多少忠良将，誰比楊家一片心。——稟太君，八千岁与寇大人到。

余太君：嗯！君到臣府，莫非有什么大事不成？楊洪快快传出有迎。

楊 洪：太君出迎！

〔八千岁与寇准上。〕

余太君：千岁在哪里？

八千岁：太君在哪里？

余太君：千岁在……

八千岁：太君在……

同 人：这，哈哈……

〔太君讓千岁进。〕

余太君：寇大人請！

寇 准：請！（同进門，入座）

余太君：千岁駕到，臣妻接駕来迟，望千岁恕罪。

八千岁：太君年迈功高，免礼才是。

寇 准：着着着，免礼才是。

余太君：謝过千岁。寇大人你好？

寇 准：学生謝問。少来太君身旁問安，望乞海涵。

余太君：岂敢，岂敢！你我同殿为臣，何出遜言？你坐了吧！

二 人：哈哈……

佘太君：千岁，寇大人，駕到臣府，莫非有什么大事議論？

寇 准：着着着，此事果然不小。千岁請講！

八千岁：太君哪知，只因北国屡犯边境，窺探中原，多亏你楊家赤胆忠心，杀退强敌，才保住我叔王的江山，得享太平；每当国家危难之际，你楊家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辞，真是輩輩忠良，代代保国，丰功伟績，就連我家叔王，也是刻骨难忘。

佘太君：这，哈……啊千岁，說什么保国尽忠，講什么国家有难，我楊家为了咱主江山，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渴飲刀头血，困在馬上眠，令公尽忠死，众孩儿战死在金沙灘，只剩下延景、宗保父子，如今鎮守洪州。我楊家忠心对天可表，今日却劳千岁当面夸奖，这番隆仪盛情，臣妻这里愧領了。

八千岁：啊！这……？

寇 准：楊家丹心保主，感天动地，太君实实当之无愧。

佘太君：既知当之无愧，有話就該明講。寇大人，你何必吞吞吐吐，不来直言？

寇 准：着呀！明講何妨？千岁，講呀！

八千岁：太君非知，北国見我边防兵力不足，乘虛直入，卷土重来。如今洪州告急，危在眉睫，特来与太君商議，想一援救之策。

余太君：嗯！怎么，洪州被困？

寇 准：哎呀，着着着，被困个月有余，內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；番兵連連討战，眼看洪州有失。太君，此事就全靠你了。

余太君：嗯嗯嗯，明白了。

（唱）寇大人进府来手捧大印，
他君臣的意儿我心里明。
洪州城困的是我儿延景，
不用說叫我发救兵。
为我儿本該发人馬，
怎奈我老弱妇孺难出征。
老的老，小的小，
就只有孙媳穆桂英，
如今她怀下楊門后，
一根独苗我心疼。
左思右想心难定，
只怪君王太无情。

南面反了楊家战，
北面反了楊家征，
如今楊家有了难，
还得我楊家自己撑。
滿朝文武无其数，
难道无人来应承？
我心里明白装不懂，
轉面來說与賢王听：
曾不記我楊家来投宋，
七郎八虎多威风，
一个个为国把命尽，
独留下六郎一条根。
六郎儿好比我的命，
你不心疼我心疼，
千岁若念君臣义，
莫断我楊家后繼人。
快快发去人和馬，
搭救我儿出火坑。

寇 准：嘿嘿！

八千岁：（唱）好一个聪明佘太君，
她与本御拉硬弓。
本御向她要人馬，

她向本御要救兵。
一句話儿难住我，
回头再叫寇爱卿，
南清宫，商議定，
你就該上前求太君。

寇 准：千岁，你且坐了，老臣上前去說。

（唱）千岁莫慌且坐定，
老臣的藥儿比你灵，
非是我寇准夸海口，
几句話說的她发救兵。
走上前，打一躬，

太君：

余太君：寇大人！

寇 准：（唱）学生有言太君听。

楊家輩輩把忠尽，
清官冊上早有名，
大战小战无数战，
胡儿望风便逃生。
如今胡儿犯边境，
大兵围困洪州城。
只要太君出一将，
統領三軍掌元戎，

胡儿一听楊家将，
我管他不战自收兵。
双手捧过皇家印，
太君莫辞快应承。

余太君：慢慢慢着！

（唱）寇大人不必太恭敬，
为臣理当保主公，
洪州胡儿把城困，
老身何尝不动心。
一来国家遭了难，
二来还有我母子情，
說起来我本該发人馬——

寇 准：怎么，太君你发了兵了？来来来請来接印！

余太君：且慢！寇大人，你来看！

（唱）楊門中只剩下孤寡老幼 无用人。

寇 准：說來說去还是个不发兵！

（唱）好一个能說会鬻余太君，
一口咬定无有人，
任凭你主意拿的定，
你家底細我摸的清。
你說楊府无人馬，

千岁面前你哭的什么穷？
千軍万馬都不要，
只要你大破天門的穆桂英。

余太君：（唱）寇大人扯西又拉东，
偏偏提起个穆桂英，
任你說的天花墜，
我不能让孙媳去出征。

八千岁：（唱）太君說話理欠通，
为何不放穆桂英？
洪州困住楊延景，
还有宗保御外甥，
困的是你楊門后，
你不发兵誰发兵？

余太君：（唱）千岁說話太无情，
句句話刺的人心疼，
洪州困的楊延景，
就該我楊家出救兵，
困的若不是楊門后，
千岁你还管不管这閑事情？
你待我楊家这般重，
真叫臣妻感深情。
我楊家，来投宋，

轉战南北与西东，
哪一陣不伤楊家将，
哪一陣不折楊家兵？
到如今死的死尽的尽，
就剩下延景一条根。
手压胸，問一問，
一个个丧命为何人？
为赵家代代把忠尽，
八千岁还送的什么假人情？
千岁不念君臣义，
我也能舍母子情。
哪怕楊門断了后，
要我发兵万不能。

八千岁：（唱）一句話儿錯出唇，
触恼余氏老太君。
金殿以上領圣命，
耽誤了大事了不成。
进退两难陷窘境，
扭回头来叫爱卿。

寇爱卿！

寇 准：千岁。

八千岁：你看太君，一旁恼的甚重，想是我

君臣言語莽撞，得罪与她也是有的。还不
上前与太君賠礼。

寇 准：噢噢噢，臣遵旨！（背白）唉！我寇
准莽撞了。（轉对太君）太君，你怒气冲
冲，莫非恼着学生我不成？

余太君：你我两家素有交情，焉能恼着寇大
人。（寇指八千岁，太君会意）千岁，臣妻一时
失礼，多有冒犯，还望千岁恕罪。

寇 准：啊啊啊，太君，千岁恕不得罪了。

余太君：怎样恕不得罪了？

寇 准：你罪上加罪，还有一款大罪。

余太君：嗯，莫非又为发兵之事？

寇 准：发兵之事暂且不提。我来問你，我君
臣来在你府，眼看日色过午，一杯苦茶未
曾用过。怎么你楊家待客就是这样个待
法？

余太君：噢，哈哈，寇大人，此罪該怪。楊
洪走来！

〔楊洪上。〕

楊 洪：侍奉太君。

余太君：快去吩咐厨下，准备丰餐盛宴，珍肴
美味，稍时千岁与寇大人用膳。

楊 洪：是。(下)

余太君：臣妻要与千岁、寇大人亲自整宴。

八千岁：怎敢劳动太君。

寇 准：

余太君：理当如此，臣妻告退。

八千岁：如此，我君臣叨扰了。

余太君：好說。(下)

八千岁：哎呀！寇爱卿，我家叔皇并未曾短下你的俸祿，你怎么放的正事不干，来到楊府討起飯来了？

寇 准：千岁，用飯是假，老臣我又有了計了。

八千岁：噢！怎么你又有了計了？快快講来。

寇 准：我說楊府有兵，太君言道无兵，爭来辯去，也爭不出个长短，洪州之危还是无法解救。他楊府有的集將鼓、聚將鐘，你我君臣何不去到演武厅，敲起集將鼓，撞动聚將鐘；楊府兵將听見鐘鼓之声，定到演武厅聚集，到那时看太君还有什么話說。

八千岁：寇爱卿你的好計。

寇 准：千岁过奖。

八千岁：好計。

寇准：过奖。

同：这，哈哈……

寇准：如此你我君臣就到演武厅走走。

八千岁：爱卿引路。

寇准：千岁請！

八千岁：（唱）寇爱卿与本御快把路引，

寇准：（唱）老寇准施一礼千岁先行。

八千岁：（唱）寇爱卿你好比萧何丞相，

寇准：（唱）你好比汉高祖滿腹奇能。

八千岁：（唱）行来在演武厅用目覷定，

（念）进得演武厅，抬头看分明。

寇准：（念）刀枪密密摆，弓箭列西东。

八千岁：（念）上有点将台，高大又威风。

寇准：（念）这边厢集将鼓，那边厢聚将鐘。

（唱）尊千岁，我击鼓来你撞鐘。

八千岁：慢来，慢来，本御看来此事通不得了。

寇准：說的好好的，怎么又通不得了？

八千岁：你我君臣来在天波府中，乃是一客位，怎好胡乱击鼓撞鐘，稍时太君問到你我君臣，說道：“千岁，寇大人，你君臣

来在我这天波府，我当作上宾看待，亲去厨下整宴款待你们君臣。这里也不是你那南清宫，也不是你那天官府，怎么偷偷悄悄来在演武厅上，击起我家的鼓，撞起我家的钟？真道，岂有！”那时你我君臣的脸面该置于何地？此事通不得，通不得。

寇准：千岁慢走，千岁慢走！老臣说通得就通得。太君不来问起便罢，若来问起，有老臣一面承当，于千岁无干。

八千岁：你担待得起？

寇准：老臣与杨府情深谊厚，有如一家人。不是老臣夸口，这天波府中里里外外，前前后后，我这么摇进去摆出来，如同在我天官府中一般无二。再说，太君是一长辈，老臣是一晚辈，慢说击了他家鼓，撞了他家钟，就是砸烂他家的锅，打破他家的甕，太君也不能把老臣怎样。

八千岁：怎么说你担得起？

寇准：着着着，老臣担得起。

八千岁：你担得起你就与我去击去撞！

寇准：说是千岁你来看，老臣我击得鼓，鸣不了钟；鸣得钟，又击不了鼓。还得劳动

千岁，与为臣帮个忙儿。

八千岁：本御有心鳴鐘，不知怎样个鳴法？

寇 准：这倒不难，单等老臣擂鼓已毕，将头一摆，你那里照鐘就是一錘。

八千岁：你那里擂鼓已毕，我这里照鐘就是这样一錘。

寇 准：好好好，你我君臣就将鐘鼓鳴将起来。

〔寇击鼓，八千岁鳴鐘，兵将过場。〕

八千岁：寇爱卿，有兵。

寇 准：千岁，有兵。

八千岁，爱卿，为何有兵无将？

寇 准：千岁，有兵就有将，咱君臣再来上一回。

八千岁：好好好，就与他再来上一回。

〔二人击鐘鼓，穆桂英上。〕

穆桂英：（唱）集将鼓响連声，

聚将鐘不住鳴，

来了女将穆桂英，穆桂英。

哎！众将官！（幕内应）演武厅鐘鼓齐鳴，

不知有何軍情大事，要你們披挂整齐，

将台候令着！（下）

〔余太君穿場追下。〕

八千岁：（唱）本御厅前用目睜，

見一員女將好威风，

頭戴七星冠一頂，

身穿鎧甲透玲瓏。

胸前懸挂護心鏡，

三尺寶劍挂腰中，

這員將，好面善，

哪里見過記不清。

莫不是八姐和九妹？

寇准：千歲，不是的。

（唱）都沒有這女將年紀輕。

八千岁：（唱）莫非她是排風到？

寇准：千歲，越發不是了。

（唱）楊排風怎比她好貌容。

八千岁：（唱）愛卿，我問你她是哪一個？

快與本御來說明。

寇准：（唱）千歲把她忘記了，

赫赫威名穆桂英。

八千岁：什麼，穆桂英？

寇准：着着着，就是個她。

八千岁：哈哈。